

# 武汉话中的“苕”

刘洋

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
**摘要：**“苕”在武汉话中指“红薯”，亦有“呆傻、蠢笨”义，有的著作、文献中也写作“韶”。本文通过分析“韶”、“苕”二字，认为武汉话中表示红薯的这个字，写为“苕”更合适。同时本文对“苕”表示“呆傻、蠢笨”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。

**关键词：**武汉话；苕；韶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2.02.046

## 一、引言

武汉，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。长江与汉江交汇在此，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隔江鼎立。四通八达的人文地理环境让这里连接东西、贯通南北，整体文化蕴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市井中掺杂着雅趣，各种调侃戏谑话语颇丰，“苕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词。武汉话属西南官话武天片，这里“红薯”被称作“苕sau213（方言音系无翘舌音）”，同时用来形容人“呆傻、蠢笨，脑袋不灵光”。“苕”也被写作“韶”，如朱建颂《方言与文化》（2008）中，苕（韶）：甘薯。异名：白薯、红薯、番薯、山薯、萝卜薯、番葛、山芋、芋头、地瓜、红苕……武汉独称苕，并有傻、傻子义。棣华馆生《鄂垣竹枝词》（1880）“天生韶物也貽嘲”，他自注为：“俗呼山薯为韶，人之蠢笨者即称韶家伙。”武汉话中表示红薯的这个字，到底写作“苕”还是“韶”更为合适？又是什么原因让“苕”与“呆傻、蠢笨”义相连？本文即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。

## 二、从“韶”到“苕”

本部分讨论了上古汉语至现代汉语中的“韶”和“苕”，汉语史分期参照王力《汉语史稿》（2008）中的划分：上古时期为公元3世纪以前（五胡乱华以前），中古时期为公元4世纪至公元12世纪（南宋前半段），近代时期为公元13世纪至公元19世纪（鸦片战争），现代汉语时期为公元20世纪以后（五四运动以后）。

### （一）上古汉语的“韶”和“苕”

韶、苕二字在上古汉语中就已存在。

《离骚》：奏《九歌》而舞《韶》兮，聊假日以偷乐。（韶：乐曲名）

《诗经》：《小雅·苕之华》“苕之华，其叶青青。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。”（苕t<sup>h</sup>iáú：植物名，又叫凌霄花或紫葳，夏季开花。）

《说文解字》：韶 虞舜乐也。《書》曰：“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。从音召声。市招切。（[卷三]上，[音部]十八，总第五八页）

《说文解字》：苕 艸也。从艸召声，徒聊切。

（[卷一]下，[艸部]二十三，总第二六页）

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，从先秦的《诗经》，到汉代的《说文解字》，韶、苕既不同音也不同义，苕与“植物”有关，韶与“音乐”有关。

### （二）中古汉语的“韶”和“苕”

《玉篇》（543年）：苕 市昭切，草也。

《玉篇》（543年）：韶 继也，绍也。（西汉时期有《礼·乐记》：韶 继也。注：韶之言绍也，言舜能继绍尧之德。绍，市沼切。既然韶之言绍，可推知韶也是“市沼切”。）

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（581年）：何其轩轩韶举。这里的“韶”有“美、美好”之意。

到南北朝的《玉篇》，苕的意义没有变化，都是和植物、草有关，但读音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从“徒聊切”变为“市昭切”，与“韶（市沼切、市招切）”变成了同音字。苕、韶二字同音不同义，意义各有分工，苕与“植物、草类”有关，韶与“音乐、美的事物”有关，但二者皆与“红薯”无关。

《广韵》（1008年）苕：徒聊切；

韶：市沼切

《集韵》（1039年）苕：田聊切；

韶，美也。时饶切

宋代米芾有《苕溪诗》，胡仔有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，苕溪，地名，在今浙江省北部，太湖流域支流。苕，徒聊切。

宋代张先《泛清苕》“绿净无痕，过晓霁清苕，镜里游人”。苕，草，徒聊切。

从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看，苕有两读“市昭切”和“徒聊切”，韶“市沼切”。从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到苕、韶的意义从上古、中古延续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苕依然与植物、草类有关，韶与音乐、美有关，另外“苕”还在地名中出现。不过二字都和“红薯”无任何关联。

### （三）近代汉语的“韶”和“苕”

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（1578年）中，卷27有：甘藷（薯），蒸煮熟之，味同薯蕷。另“薯蕷”

（山药），又名土藟，转引苏颂《本草图经》云：“江闽人单呼为藟，音若殊及韶，亦曰山藟。”

这里“韶”首次和“甘薯（红薯）”发生关联。但“韶”只是用来注释字音，并不表示“藟”的意思。“韶”自古就用来表示音乐等雅致的事物，不会突然和农作物“甘薯”有意义上的联系。但用来注音的“韶”被用作表示“薯”之后，这个用字慢慢固定下来，韶除原有的意义之外，也有了“薯”的意思。

光绪年间棣华馆生《竹枝词》（1880）“天生韶物也貽嘲”，自注：“俗呼山薯为韶，人之蠢笨者即称韶家伙。”这是“韶”第一次用来表示“薯”、“蠢笨”的意思。

宣统年间宦应清《竹枝词》（1909）自注：“俗谓大冤桶为大苕。”大冤桶即冤大头，这句话是说，被当作冤大头的人是笨蛋，蠢货。

孙玉文先生（2014）认为指红薯的“苕”是“山药”两个字的合音，但本文认为“苕”用来指“红薯”，可能并不是合音现象，而是两次借用的结果。第一次是借用“韶”表示“薯”的音（“音若殊及韶”）；第二次是用字音、字形相似的“苕”代替“韶”，代替的原因之一是在中古汉语里苕就有“市昭切”和“徒聊切”两读，其中一个音和“韶”相同，清代康熙年间的《佩文韵府》（1711年）中，韶、苕同韵，都在下平二萧韵目，韶、苕被认为是读音相同或相近的一类字。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之间经常有假借、转注的现象。二是“苕”本来就与植物有关，用它来指称植物类，更能趋近于汉字的表意体系。即从“薯”到“韶”再到“苕”。

因此，最初表示“红薯”意义的，既不是“韶”，也不是“苕”。但既然用sáú这个音来指称红薯，又有现成的和sáú这个音相配的汉字“苕”，而且从字形上来看，又与植物相关，那么写作“苕”就更为合适了。

#### （四）现代汉语的“韶”和“苕”

现代汉语中的“韶”和“苕”基本上沿用了近代汉语时期的音、义，韶、苕表示的意义也有明确分工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：韶：sáú35 ①（名）乐曲名，相传是舜时的乐舞：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②（形）美好：韶丽/韶艳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：苕：t<sup>h</sup>iaú35 ①（名）古书指凌霄花，也叫紫葳，落叶藤蔓，生气根攀援，秋开花，较大，黄赤色；②（名）（苕子）也叫野豌豆，一年生草本植物，茎细长，花紫色，可作绿肥。

苕：sáú35（名）甘薯，即“红苕”。

《武汉方言词典》中对武汉方言的声韵调系统作了详细说明，李荣（1998）将武汉话声母定为19个，其中有全套舌尖前音ts ts<sup>h</sup> s z，没有舌尖后声母，“苕”

在武汉话中声母为s；韵母43个，包括自成音节的m ŋ ŋ，“苕”在武汉话中韵母为au；单字调阴平为55，阳平213，上声42，去声35，轻声一般为3度，有的是5度，“苕”在武汉话中的单字调为213；连读变调除4个单字调外，还有13和12两个调值。阳平作为前字时，在阳平前变为13，在阴平、上声、去声、轻声前变为21调。下面是《武汉方言词典》和“苕”有关的词条：

苕 saú213 ①甘薯，一种草本植物的块根，皮红或白，肉黄或白，可供食用和制糖、酒精：红心苕/白心苕/生苕/熟苕 ②=[哈]xa4 傻 糊涂 不明事理：你真苕/苕的苕气/苕头苕脑/苕相/苕样子/苕人/苕伢/苕家伙/苕坯子又傻又犟 ③傻子，智力低下、不明事理的人，他是个苕/大苕/小苕。

苕不苕□不□ saú213/21 pu3 saú213 tsei213/21 pu3 tsei213 懵懵懂懂的样子，说话做事不知道分寸。

苕货 saú213/21 xo3 傻瓜（用于骂人或开玩笑），也常用作乳名。

苕铁 saú213/13 t<sup>h</sup>ie213 生甘薯又重又硬，故有“苕铁”的说法。

苕粉 saú213/21 fən42 用甘薯的淀粉制成的细条状的食品。

在《武汉方言词典》中，与“红薯”相关的词条中没有出现“韶”。可见，编者认为武汉方言中，表“红薯”义的汉字应该写作“苕”。

#### 三、“苕”与“呆傻、蠢笨”

中国传统文化讲究“寓情于景，情景交融”，自古以来，用大自然的植物、动物来形容人的性格特点与品质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如《红楼梦》中形容妙玉“气质美如兰，才华馥比仙”，兰生幽谷，给人感觉纤细雅致、飘逸清静，正如妙玉本人一样。“苕”扎根于泥土，硬梆梆的一块，让人觉得“笨重、不轻巧”。本文觉得基于以下3个原因，“苕”有了“呆傻、蠢笨”之意：

##### （一）“苕”大块儿、实心

“苕”的分量很实在，密度高、不中空，像一个人没有“心眼儿”一样。中原官话用“个儿大心实”来形容如果一个人“块头大、不精明”。块头大，给人比较笨重的感觉；实心，好似心上不开窍，普通话中亦有“实在、老实、诚实、实用”等词。对某事“一窍不通”，指找不到方法、门路。相反，“七窍玲珑心”形容一个人天赋异禀、聪明灵巧，窍是“孔”，比喻人的心思灵活不呆板。《红楼梦》中描写林黛玉“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弱西子胜三分”，以表现她的灵秀聪慧。因此，各地方言中，没有用表示“莲藕”的词来形容人“呆傻、蠢笨”的。

##### （二）“苕”硬梆梆、埋于泥土

生甘薯又重又硬，硬梆梆寓意不易变化、变通，这

样的东西很难给人“灵巧”的感觉，如“榆木疙瘩”也同样是硬梆梆的一块。埋于泥土有厚重、质朴之感，所以有时武汉话形容人憨厚、老实，也会用“苕”。“苕”并不完全是个贬义词。

### （三）“苕”中的“汉腔”

汪国胜、赵爱武（2016）“码头文化给武汉方言蒙上了浓厚而强烈的江湖色彩、移民文化给武汉方言带来了开放与融合的文化底蕴、商业文化使武汉方言充满趋利重义的商业气息。”这三种文化相互影响，最终形成武汉话独特的腔调——大嗓门儿的调侃戏谑与不拘小节。

“苕”在武汉话中，可以作名词、形容词、动词、副词。作名词有“红薯、傻瓜”的意思，如“大苕”；作形容词是“呆傻、蠢笨”如“苕伢（小孩子）”；同时也可以用作动词，如“你苕了吧？”，意为“你傻了吧？”、“你脑子进水了吧？”用作副词的时候，更突出“笨重”的感觉，如苕大的琉璃货（瓷器、玻璃器）。用“苕”来形容人或物，更多了份调侃的味道。关系亲近的人之间用，尾音拉得更长些，往往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，更多了亲昵的色彩。

### 四、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“苕”的演变

“苕”的声母在武汉方言中是舌尖前音，但一些年轻人舌尖前声母开始靠后，这无疑与“推广普通话”的语言政策有关。董福升（2008）做过调查，结果显示：“武汉话很多词语的发音已经带上了“普通话的色彩”，出现“混读现象”。被试年龄越小，出现的混读词语越多；而且对于30岁以下的人来说，场合对他们说话的方式影响很大；多数年轻人更愿意直接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思，尤其是中小学生。”

另外是方言接触导致语言变异现象的出现。武汉是除北京外，高校最多的城市，全国各地的学生在这里汇聚，外地务工人员也大量聚集，方言之间的接触，使武汉话发生了变异，老派“汉腔”与新派“汉腔”已出现越来越大的分化。例如“去”就出现了文白异读两个音，文读为tɕ<sup>h</sup>y35，白读为k<sup>h</sup>u35。武汉话也融入了许多外来词，如“大排档”、“撮虾子”的撮（吃）等。外地年轻人融入当地文化，也把红薯叫作“苕”，但发音是ɕau35，他们和当地年轻人用ɕau35来交流、打趣，说到“苕”这个词，也往往会心一笑。

武汉话变化速度很快，这和当地人的语言态度有关。一种方言如果很强势，它受普通话或其他方言的影响就相对较小，如粤语；有的地方基本是方言和普通话呈互相推拉的趋势；而大部分方言处于弱势地位，如武汉话，受普通话影响就比较大。但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事物、一些有特殊含义的词汇、用法，往往变化慢一些，或一半变化一半保留，这是因为地域色彩鲜明的说

法所蕴含的韵味和深义，只有本地方言才能表达出来。

### 五、结语

湖北境内分布有江淮官话（鄂东北）、赣语（鄂东南）、西南官话（其他地区），内部差异还是比较大的。就“苕”来说，西南官话武天片、江淮官话黄孝片读音、所指皆一致，但西南官话鄂北片、成渝片，赣语大通片“苕”的读音、所指是否都一致？可查找《汉语方言地图集》（语音卷、词汇卷）相关条目，找出一些分布差异，并思考差异原因，存疑之处做实地调查。

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武汉方言变异层次的成果并不多，尤其是语音变异方面。可用定量的实验方法对“苕”及相关条目做试验性研究，进行可行性分析后再做出设计上的调整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李荣主编. 武汉方言词典[M]. 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. 1995.
  - [2] 甘于恩主编. 七彩方言——方言与文化趣谈[M]. 广州: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. 2006.
  - [3] 邢福义主编, 朱建颂著. 方言与文化[M].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. 1995.
  - [4] 周振鹤 游汝杰. 方言与中国文化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. 1995.
  - [5] 罗常培. 语言与文化[M]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. 2004.
  - [6] 周然. 武汉话的尖板眼[M].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. 2012.
  - [7] 王力. 汉语史稿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. 1995.
  - [8] 曹志耘. 湖北通城方言的语音特点[J]. 语言研究. 2011, 1.
  - [9] 汪国胜 赵爱武. 从地域文化看武汉方言[J]. 汉语学报. 2016, 4.
  - [10] 孙玉文. 考“苕”[J]. 长江学术. 2014, 1.
  - [11] 朱建颂 刘兴策. 武汉方言词汇（一）[J]. 方言. 1981, 1.
  - [12] 朱建颂 刘兴策. 武汉方言词汇（二）[J]. 方言. 1981, 2.
  - [13] 朱建颂 刘兴策. 武汉方言词汇（三）[J]. 方言. 1981, 3.
  - [14] 董福升. 普通话与武汉方言接触状况调查[J]. 赤峰学院学报（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）. 2008, 6.
  - [15] 朱建颂. 武汉方言的演变[J]. 方言. 1988, 2.
- 作者简介: 刘洋（1985），女，汉，博士，讲师，研究方向：汉语及汉语教学研究
- 本文依托于中南民族大学2021中央高校基金项目《武汉中心城区方言调查研究》，项目编号CSQ21022。